

中学语文
课文作者谈课文

(高中部分)

宋瑞兰 袁裴编

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

中学语文课文作者 谈 课 文

(高中部分)

宋瑞兰 袁裴 编

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

目 录

- 关于《长江三日》的一封信……………刘白羽 (1)
- 我和《雨中登泰山》……………李健吾 (2)
- 关于《雨中登泰山》的两封信……………李健吾 (5)
- 《荔枝在开封绝对不能越冬》……………贾祖璋 (8)
- 关于《现代自然科学中的基础学科》
 教学答疑……………钱学森 (15)
- 《包身工》余话……………夏 衍 (17)
- 夏衍谈《包身工》……………魏 浩 (28)
- 《为了周总理的嘱托》发表前后……………穆 青 (32)
- 关于《路标》……………魏 巍 (35)
- 谈《药》……………鲁 迅 (36)
- 我写《百合花》的经过……………茹志鹃 (38)
- 关于《土地》的通信……………秦 牧 (45)
- 谈《秋色赋》的写作……………峻 青 (47)
- 关于《秋色赋》的通信……………峻 青 (53)
- 我是怎样写《一月的哀思》的……………李 瑛 (54)
- 关于《一月的哀思》几则答问……………李 瑛 (77)
- 谈《祝福》……………鲁 迅 (87)
- 关于《荷花淀》的写作……………孙 犁 (87)
- 应教学参考之用
- 《天山景物记》的写作经过……………碧 野 (91)
- 关于《天山景物记》的几点释疑……………碧 野 (99)

- 关于《云赋》……………孙 荪(102)
- 我是怎样写《杨树》一文的……………杨鉴普(106)
- 关于《杨树》一文的来信……………杨鉴普(109)
- 谈《为了忘却的纪念》……………鲁 迅(111)
- 关于《琐忆》……………唐 弢(113)
- 唐弢同志谈《琐忆》……………鲁宝元(116)
- 从我写的两篇课文谈起……………郑文光(122)
- 谈《阿Q正传》……………鲁 迅(123)
- 壮美·优美——谈《虎吼雷鸣马萧萧》……姚雪垠(125)
- 关于《花城》质疑的答复……………秦 牧(128)
- 关于一篇语文教材的通信……………马识途(132)
- 谈《狂人日记》……………鲁 迅(138)
- 谈《呐喊·自序》……………鲁 迅(139)
- 关于《雷雨》……………曹 禺(141)
- 简谈《雷雨》……………曹 禺(145)
- 谈《范爱农》……………鲁 迅(148)
- 关于《春鸟》……………臧克家(149)
- 关于《语言的演变》的通信——……………吕叔湘(150)
- 巴金谈《灯》……………范守纲(153)
- 关于《菱角》的通信……………秦 牧(156)
- 谈《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》……………鲁 迅(157)
- 关于《大堰河——我的保姆》的通信……………艾 青(158)
- 谈《春蚕》的写作……………茅 盾(160)
- 题外的话——谈《结婚现场会》的创作……马 烽(163)
- 关于《打开知识宝库的钥匙——书目》……陈天宏(166)

关于《长江三日》的一封信

《光明日报》编辑部：

这是我给一些中学教师的信，但我无法一一函叙，请你们给一点地方发表，因为我的散文《长江三日》被选入一些中学教科书，其中有两处必须讲清，否则教师不好讲课。

(一) 文中引了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罗莎·卢森堡《狱中书简》一段话，那里面讲到“佛龙克”，由于未加注解，不少同志来信讯问，佛龙克是德国一个地名，卢森堡被捕后一度关押在佛龙克狱中。

(二) 湖北省一位教师同志来信，指出我写道“秭归是屈原故乡，是楚王子熊泽建国之地”，“熊泽”应是“熊绎”，袁崧《宜都山川记》云“秭归盖楚子熊绎之始国而屈原之乡里也”，既云建国，就不应是楚王子，因此“楚王子”应是“楚子”（是熊绎的封爵），这是我理解的错误。《长江三日》文中那句话应该是“秭归是屈原故乡，是楚子熊绎建国之地”。

既已选入教科书，合应更正。我对来信同志非常感谢，感谢你们纠正了我的疏忽和错误。

敬礼！

刘白羽

我和《雨中登泰山》

· 李健吾 ·

去泰山是我和我的儿子一道去的。我们在兖州下了火车，带着文学研究所的介绍信，以及其他文件（如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会的会员证），先去领导机关说明情况，该机关派了一辆小汽车把我们送到曲阜，由一位副县长热情招待。后来我写了一篇游记，发表在1961年10月的《山东文学》上。我们的本意是去泰山，不料阴雨连绵，一直下了三天，偶尔不下雨，便在曲阜看了个够。可是雨好象单单和我们为难似的，还是那位副县长（我忘了他的姓名，实在不应该）好客，用丰盛的菜饭款待了我们三天。到第四天，雨还是下个不停，我们再也耐不住了，只得向他告别。他也叹了口气，说真糟糕，留不住我们，只得写了一封介绍信，派车把我们送到兖州车站。我们父子就这样去了泰安县。

我的本意是去泰山的。为什么？文章里我已经交代清楚了。《人民日报》的文艺版编辑姜德明同志是知道的，约我回来给《人民日报》写一篇游记发表。我们到了泰安，由教育局安排一位张同志（我忘了他的名字，我的记性实在不好！）陪我们上泰山，约定了第二天上午七时在我们住的地方会齐。可是第二天一早，雨又下个不停，眼看十一点半了，似乎有放晴的意思，我说：“走吧！”我们就这样鼓起勇气，上了泰山。

登泰山不足为奇，妙就妙在雨中。因为我们才到泰

山，有时细雨蒙蒙，有时倾盆而下，一直收煞不住。

“雨”对游客来说，本来是一件坏事，不过这次出于我们的意外，反而做成我们这次登上的乐趣。寻常上山，有日晒，而无雨淋，是乐趣，也是苦趣。试想一座干秃秃的枯山，就说有意思，也比不上“雨中”登泰山的意味无穷。

文章的主题思想就在写“雨”与泰山的关系。

我多年不回家乡了，今年元旦我回去了一趟，翻过中条山，去了芮城一趟。遗憾的是，我童年的梦破灭了，现实生活告诉我，这座山是光秃秃的，很少有几棵树。记得我在中学时期写过一篇《终条山的传说》（1924年12月，《晨报》副刊），鲁迅先生在《新文学大系》小说二集谬奖，说：“《终条山的传说》是绚烂了，虽在十年以后的今日，还可以看见那藏在用口碑织就的华服里面的身体和灵魂。”其实什么“传说”也不该在中条山有，山太枯了。

所以1961年7月，“雨”中登泰山，显得别有意味。

这篇文章我从自然顺序写起，从下面写到顶点——南天门。为了衬托山高势险，我写自己如何胆怯力弱，又从游人中特意挑出了一位老大爷“斜着脚步，穿花一般，侧着身子，赶到我们前头”。还挑了一位老大娘，“挎着香袋，尽管脚小，也稳稳当当，从我们身边过去”。这就是我上“紧十八盘”的心情。“小脚”，是裹过的“小脚”。这对我是一种鞭策，一种鼓励。对读者，在困难中，也是一种鞭策，一种鼓励。在这种挣扎中，天快黑了，我不得不奋力，终于上到了泰山之巅，“而小天下”！

回到北京，文章被《人民文学》先下手为强，拿去发

表了，我到现在还觉得对不起姜德明同志，因为我失了约。

文章里有“滦河”，读者查不到出处，其实它是汶河一个支流，是从泰山往西南流出的。我有一本乾隆年间“雨山堂”出版的《泰山道里记》，上面写得明白：

“《泰山小史》云：‘泉出一天门下一里，水西南流，迨宋创此城，疏泉环绕其下，城北旧有水道，经岱偏东南出，折而西南，曰运舟街，至城西南出，会滦河入泮归汶’”。

《泰山小史》是明朝的书，可能山东省图书馆还有。

“滦”读音应如“奈”。《康熙字典》与《辞海》均无此字。

《雨中登泰山》回避了一些事实。例如年轻男女烧香磕头，求子求福。我们这次去还忙坏了山上的招待所，因为山下虽有电话给它，而我们到时，已经快八点了，它特意为我们准备了干衣裤，和干净的棉被，后来日出虽未看到，它却为我们准备好了观日出的棉大衣。这些都是值得感谢的。第二天下午我们下山，天晴了，瀑布小了，几乎看不清楚了。所以“雨”中登泰山，还是值得的。

1982年8月29日

李健吾关于《雨中登泰山》 的两封信

《语文学习》编者按：为了研究新教材《雨中登泰山》的有关问题，上海市普陀中学教师汪正煜同志最近曾两次致信作家李健吾同志。现将李健吾同志的复信发表于后，供教学参考。

信中提到的对《雨中登泰山》的四处更正，高中语文课文第一册除已将“峻嶒”改为“峻嶒”之外，其余三处尚未更改。“斗母宫”见课本第23页倒数第2行；“瑰奇”见第17页倒数第6行；“第一次的‘南天门’”见第18页倒数第6行。

汪正煜同志的信（摘录）

（一）

《雨中登泰山》原文第四段写到：“雨大起来了，我们拐进王母庙后的七真祠。”而文章结束处说：“倾盆大雨时，恰好又在斗母宫躲过。”这样，避雨的地点就有两处。上海辞书出版社新出版的《中国名胜词典》618页至619页介绍：王母庙后的七真祠在岱宗坊北，与虎山水库隔溪相望；而斗母宫在王母庙以北、经石峪西南一公里的登山盘道东侧。显见两处确非一地。

那么，是否在两处都避过雨呢？从文章记述层次看，七真祠避雨后，也不会重遇“倾盆大雨”，并“在斗母宫

躲过”。

尊作在《人民文学》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号刊载后，曾被选入散文专集。但各散文集中均未对此更改过。直至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的《现代游记选》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8月版的《散文特写选（二）》，也是照录了原文。

这样，使我很自然产生了疑问：究竟是原著别有深意，还是笔误所致呢？“王母庙”俗称“王母宫”，会不会因一字之误在文末写成“斗母宫”了呢？

(二)

另外，尚有两处不甚了了。您说，“第一次的南天门应为一天门”。查阅原文，凡写到“南天门”的，似无需要更改处。不知您是指哪一句？祈能指明。“峻嶒”的“峻”，据说新课本并未印错，可能您查的那本散文集印错了，望能相告所本，以便查正勘误。

(一)

汪正煜同志：

谢谢你的来信。

“斗母宫”应是“王母庙”之误。“瑰奇”应做“瑰丽”。第一次的“南天门”应是“一天门”。“峻嶒”应是“峻嶒”。请予付印时一律加以改正。

此致

敬礼！

李健吾

1982年6月28日

(二)

正煜同志：

接到来信，催我答复。我因后面书房尚未完工，方才寻找，勉强找到《泰山道里记》一本老书，是乾隆的书，其上有图可寻，唯名称稍有变更。其中南天门确为“一天门”，“孔子登临处”，即在其旁。“中天门”即《道里记》中所谓“二天门”，可以不改。“南天门”即《道里记》中所谓“三天门”。《记》中通称为“南天门”。《道里记》中“自序”说，其中有一地两称或名同地异”，盖自古亦然。“一天门”书中又称“红门”。我根据的版本是北京出版社1963年的旧版。此书现在宁夏人民出版社，因为它要我的散文集。我抄了一份，打算寄往四川人民出版社，因为后者要我的三本选集。

我因杂务多，回信略迟。请谅。如更正，第一次所见之“南天门”请改为“一天门”或古人所谓“红门”。

“峻嶒”请改为“峻嶒”即可。

有关教学方面的事，你就饶过我吧，手头事甚多，既忙，亦不敢献丑也。

此致

敬礼！

李健吾

1982年7月16日

课文作者辩难答疑两篇

《中学文科教学参考资料》编者按：河南胡昭著、罗淑珍二同志给本刊来稿，对《南州六月荔枝丹》一文提出商榷。我们将文章转给《南》文作者贾祖璋同志，请他谈谈自己的见解，贾祖璋同志即寄来辨释文章。又，广西梁宝球同志就《现代自然科学中的基础学科》一文教学中遇到的问题，致函作者钱学森同志，钱学森同志复函答疑后，梁宝球同志即将两函转来本刊。我们认为，这些文章和信函对于教师们上好这两篇课文很有参考价值，特发表在此，同时将胡、罗的文章和梁的信件一并发表，供读者参考。

荔枝在开封绝对不能越冬

贾祖璋

胡罗二同志大作，发扬争鸣精神，深为钦佩。拜读过后，从事实出发，谨述鄙见如次。

先讲“壳如红缯”。拙作引用这句话，进而讲荔枝壳的色泽和表面构造，是要让读后对荔枝发生兴趣，并从文学欣赏进而作科学的观察。“壳如红缯”是比喻的说法，比喻不论怎样切近，与实际总会相隔一层。所以即使有胜江萍那一类壳比较光的品种，也不能用丝织品来表现它的神韵。

但说这是对白居易的批评不免重了一些（包括假种皮和壳内壁花纹两项）。我们不能要求古人掌握现代的科学知识。对它们所说的可加以补充和解释，却不必批评。

宋徽宗栽种荔枝一事，依据常识判断，只是“当年成熟一次”，也就是说当年冬季难免冻死，应无错误。我们知道，荔枝只能短时期经受零下二、三度的低温，而开封的冬季是长期在这个温度以下的，要它出现不冻死的奇迹，决不可能。

拙作引用《三山志》“以小株结实者，置瓦器中，航海至阙下（开封），移植宣和殿”，应是实情。既可以“移植宣和殿”，当然也可以移植“保和殿”或“艮岳”。今年死了，明年再种，徽宗尽有这样的便利。至于“密移造化闽山，禁御新栽荔枝丹”这两句诗，从它单纯突出栽种成功这一点来说是“吹嘘”，但使用“新栽”字样，叙明整个移植过程，倒是属实。陆游等人的记载，只是记录传闻罢了。

张淏(hào)《艮岳记》主要内容是宋徽宗御制《艮岳记》和祖秀《毕阳宫记》的节略，关于荔枝也是徽宗自己说的。蔡淏说艮岳还有椰实，那比荔枝更不耐寒，更可以判定它不能多年生存。而且椰实要经过一年才能成熟，不是整株树新从南方运来，树上哪里会有可以剖食的椰实。这又帮助说明，八十多株荔枝，一定全部是“新栽”的树。

《艮岳记》里，张淏说：“金人溟阙，大雪盈尺，（注意这年大雪盈尺，往年怎样？）诏令民任便砍伐为薪”。祖秀说：“靖康元年闰十一月，大梁陷，都人相与

排墙避虜于寿山艮岳之巔。时大雪新霁……祖秀周览累日……明年春，复游华阳宫，而民废之矣。”两人都没有说被砍伐的是什么树木，胡罗二同志说：“荔枝和其他花木一起遭了劫”，特别指出荔枝，似无根据。

已故著名科学家竺可桢，在《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》一文中说：“福州是中国东海岸生长荔枝的北限。一千多年来，曾有两次全部死亡，一次在公元1110年，另一次在公元1178年，均在十二世纪”。（参阅拙作《宋家王古荔枝树》，《科学与文化》1981年第四期）公元1110年就是徽宗大观四年。这是一个很好的旁证，荔枝当时在原产地也会冻死，在大雪盈尺的开封，怎能安全越冬？

文征明《新荔篇》原本有一篇序：“常熟顾氏自闽中移荔枝数本，经岁遂活。石田使析枝验之，翠叶芄芄，然不敢信也。以示闽人，良是，因作《新荔篇》，命壁同赋”。由于文章不能写得过长，拙作没有提起这篇序文，也没有引录“还闻累累生数子”那几句诗。其实“从此江乡亦萌蘖”这一句，已说明它不是当年新栽的树。不过荔枝能在江苏活过一冬，是很偶然的，可能刚巧那年天气比较温暖，而且这几株荔枝已经活过一冬，又结了“子”，并不保证它们象在原产地那样就可以长久存活下去。“究竟活了多少年？”还是可以问的。问了也没有否定它们已经活到第二年而且结了果。

“并无下文”，是说文征明或其他人以后不再提起这几株荔枝。如果第三年、第四年……它们能够继续“累累生数子”，作为文征明，应该有机会，不再作流涎的百

客，而得以“忽落馋夫齿”吧，为什么不再写诗赞颂呢？那位顾氏主人难道竟不知文征明大名，不知摘下鲜果去酬谢他一下吗？如此说来，不妨推定，这几株荔枝，到第三年，不是死去，便是不再结果。我们不必希望荔枝会有傲霜斗雪的精神。

象广西那样温暖的地方，也未能全区都生长荔枝，那末有什么理由，可以相信，古代的河南和江苏，荔枝竟能生存多年？史料宜加鉴别，就是要去粗取精，去伪存真。对古人不要妄加批评，也不必盲目相信。

附：

和《南州六月荔枝丹》作者商榷

胡昭著 罗淑珍

《南州六月荔枝丹》（以下简称《南》）一文，以通俗生动的笔调向广大读者介绍了荔枝，使读者增长了知识。特别是作者巧妙地引用了很多古诗文，给文章增色不少；又引用了大量科学研究新成果，增强了文章的准确性和科学性。这一些，作为科普作品都是应予肯定的。

但是，有几处考证和引文似有值得商榷之处。我们冒昧地提出来就教于大家。

《南》文肯定了白居易《荔枝图序》的一些优点，也指出了它的一些不足。这些批评绝大部分是恰当的。如白居易把假种皮称作果肉的非科学观点，把壳内壁花纹错认作膜的花纹的误会。只是贾祖璋同志批评白居易用“红

缙”比喻荔枝外壳不恰当的说法，我们却不能赞同。

作者批评白居易的理由是：“缙是丝织物，丝织物滑润，荔枝壳却是粗糙的”。我们认为，如果认真考究一下“缙”的本义和荔枝的品种，就不难发现作者的批评才是不恰当的。

在《说文》中，是用“缙”“帛”互训的，但在《辞源》、《辞海》、《国语辞典》上，均一致注明“缙”为丝织物的总称。我们知道，丝织物有的是滑润的，但也有表面有皱纹，如双绉、碧绉、湖绉等绉纱类。如果说荔枝壳是粗糙的，白居易以缙中的绉纱作比，不也正好吗？况且，《南》文断定荔枝壳“是粗糙的”的说法，是不符合真实情况的。我们曾经查过一些有关荔枝的文献资料，发现徐燊、曹蕃的《荔枝谱》和汪灏等人的《广群芳谱》上，都共同地记有三个光亮的荔枝品种：一名胜江陈，又名胜江萍、净江瓶；一名中观，又名中冠；一名鹅卵。其他《荔枝谱》中也有注明为“皮平”的品种。由此可见，荔枝外壳只能说大部分是粗糙的。白居易当年吃的、见的、种的（他亲种过荔枝）是不是也有光亮的呢？我们无从知道。但既然“缙”不全是滑润的，而荔枝外壳又不全是粗糙的，白居易那样比喻，不正是恰如其分吗？

《南》文对宋徽宗《宣和殿荔枝》一诗加上了“徽宗吹嘘”的字眼，而且肯定只当年结实一次。我们没有看到作者下这些结论的根据，但据我们所知，徽宗种活荔枝并且开花结实，不仅是宣和殿这一次，虽然没有说明到底结实几次，但也没有材料说明只当年结实一次。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和瞿佑《归田诗话》就记有保和殿种荔枝结实的

事。下面是陆游的记载：

“宣和中，保和殿下种荔枝成实，徽庙手摘以赐燕帅王安中，且赐以诗曰：‘保和殿下荔枝丹，文武衣冠被百蛮。思与廷臣同此味，红骑飞鞚过燕山’。①瞿佑所记跟陆游相同，只是诗中“廷臣”二字改为“近臣”。

徽宗近臣侍制蔡絛（蔡京子，常随徽宗左右）所著《铁围山丛谈》则详细记载有徽宗时的大型园林“艮岳”栽种荔枝成实的事：

“艮岳阳华门，夹道荔枝八十余株，当前椰实一株，每召儒臣游览，则一珰执荔枝簿立石亭下，内使一人宣旨，人各侍若干，于是主者乃对簿按树以分赐，朱销而奏审焉。吾一日偶赐从鲁公入，时汗共尝②椰实，一小珰登梯就摘而剖之，诸珰人荔枝二枚……”

“艮岳”是徽宗登基初年为求嗣而建的大型园林，在汴京车北隅，广数十里，后因金人围汴京时大雪不止，诏令百姓砍伐艮岳花木为柴薪，荔枝和其他花木一起遭了劫③。蔡絛（tāo）于钦宗时被处死，但《铁围山丛谈》这些记载却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线索。

《南》文关于文征明《新荔篇》的引文和批评，则更有不妥之处。据《新荔篇》所记：常熟顾氏移栽的荔枝，不仅“萌蘖”了，而且开了花、结了实，还有人吃过。因此诗人感叹不已，写了此诗。诗中明确写道：

“还闻累累生数子，绛绡裹玉分明是。未论香色果何如，只说形模已珍美。千载空流百客涎，一朝忽落馋夫齿。……仙人本是海山姿，从此江山亦萌蘖。”然而，《南》文不引开了花结了实的句子，也不说明